

新柳情譜

渥上漁史載稿
秋風道人漫評

宋人觀賈秋是鑿蟲誌曰重國今日播紅評翠品紳事耶亦軍國事耳決不出於此亦昇平樂論偶通儒也哉

古之遊，狹斜者多江湖市井之人也。頃年世態一變，貴介搢紳皆聯鑣接輪爭而馳騁於香園粉陣之間。故翠蛾紅裙之品評到處噴々而賣文之士記其情景者亦隨而印行。積卷累篇，不可勝算也。余老矣，不能復以綺語與諸子抗衡。袖手傍觀耳。頃日會患心疾，連宵不寐，耿々中。戲綴平生所聞見者，爲新橋柳橋校書，作此譜。其文詞粗笨，固雖不足觀，而其所摘評則亦係直筆，讀者諒焉。

阿都（新橋）

起手何等突

贊一辭
秋弟子不能
可謂胭脂春

若，有好事人而欲開公選妓會于新橋之地，則膺其會長。

兀故不着裏
娜婉約語純妙
用議論體妙似其人

不啻論妓而
論人材亦然
○咄々逼人
惜老熟之恠物
乃爾可畏可憎

南北之妓流推以爲泰斗。雖他方有名校，亦皆雁行于郁而彼非有絕世之色。拔群之技，唯以老熟占得。如是地位耳。余友某々每曰：酒間縱有艷麗俊秀之妓，而不着一
個春本梁。則不使人人樂焉。春本者，郁之家號也。然郁頃年漸弄威福于裙釵社會，故後進有氣概者，往往懷不平云。
老勁憐他媚態無傍花偎柳巧馳驅。拔來席上有餘趣。

一幅寒鶴枯木圖。

評云。阿郁蓋妓中之仲藏耳。仲藏之戲。老熟鍛鍊。看是一場妙劇。名優悉備。無仲藏。則不過一熱鬧打混。去一做甚麼場面。

知是那個

結不說破妙

小仙絕艷之名。一時動教坊而今稍衰矣。然彼猶以情痴。
 命江湖蓋非尋常折腰妓也。某新聞記者嘗摘發仙私事。
 錄之紙上使社丁高誦過中仙之門上仙曰快矣乃急招情人。
 同乘漆黑車轆轤過記者之門數十回衆皆嘆驚記者亦黯然自失其豪邁概如此。仙原阪府歌妓也。有故移籍于東京而其名聲盛於在阪之日。仙每云妾不復西歸矣。
 楚材晉用古來多仙種誰移自浪華附與東人賞春色。
 櫻宮祠畔一株花。

評云。漁史嘗著京猫一斑。把京妓極口打罵。不當一文。小仙蓋聽其說。豹變者歟。文人一枝之筆。使絕世佳人轉念如此。

(以下次號)

業平朝臣の歌。千早ふる神代もきうす立田川とよ光るも
津國あり。然るを今世の人。大和の名所とのみ思ふ。實地を
ふまさる故の誤りあり。き。大和の立田そらた。しも萬葉集。十四
五首。之うちもあんあれと。山とのみ詠みて。川とよ光る歌と
て。れ。一つたゞあきをもても知らるゝをや。さて神。かひとい
ひ立田。といひ。ども。又大和。もある。おあし名。よしそ。國異。あ
れれうひ學。ひの歌。むと達。ふと思ひまくふ。庵。ウらそ。かれ一
こと驚うし。おく。あん

新柳情譜

小萬 (新橋)

渥上漁史戲稿
秋風道人漫評

小萬之美。萬目皆見。萬口齊唱。間有異說者。非其怨家。則
多美。人頗多。而美者。往々輕佻浮薄。否。レバ

寫出何等靈妙

則傲慢貪慾。使人連叫上幾個惜字矣。獨小萬謹儉而靜淑。宛然真君子也。某君嘗爲形管之贈。悅憚不措者。亦有不可輕忽。諷刺者耶。

鏡臺照影皎無塵。聞說仙盟情亦真。只恐嫦娥月中去。
世間無復這般人。

評云。漁史筆端銳利。說來說去。幾個美人許多罅漏。
罵得殆無完膚。獨至小萬。絕無一語。貶他大是可怪。

阿貞（新橋）

阿貞揭籍之初。名聲甚微。余一日過平井氏。見一校書細頰尖顎。者問之。即是也。當時竊謂是凡種耳。未幾貞之名遂噪。評者或云。與小萬鳥介相匹。余嘆驚。往而窺之。則依然阿蒙耳。但其衣服簪釵。則上等妓流之物也。余甚訝焉。

妙喻來隱々
致意何等巧
人也哉

着眼第三句

一友嘲余曰。子莫訝焉。夫伯樂一顧。則駿馬亦得千里之名。貞也。雖凡亦與驚馬異。子唯知有馬而不知有伯樂。何其迂也。余釋然而悟。古人云。士爲知己者死。余爲下轉語。曰。妓爲愛己者貴。未知當否如何。

縱然草木竟無心。應謝東君寵眷深。一自春風入南畝。菜花忽地化黃金。

評云。趙端々奇醜之名。噪於曲中。得名人一詩。而其價遽高矣。然阿貞亦一佳妓。恐漁史之評。矯曲而過直也。呵々。

(以下次號)

社長

成島柳北

編輯兼刷印 磯部 節

小松（新橋）

將濃字索性
描出使人神
往魂飛

如觀一幅春
宵秘戲圖漁人
決心繡一幅不
得他

謫仙有句云。一枝濃艷露凝香。方今新橋紅裙能抵得。一箇濃字者獨有小松而已。遊客若欲得下瀟灑冷淡。如秋雨。水仙者則宜問於他。小松非其選也。然愛二櫻花。霞蒸海棠。雨滴之情致者。則舍小松。將安往。宜矣。友人某子之鍾情於斯人也。小松之家號曰村田。而新橋更。有升屋小松者。是同名而異人。

人間艷福有誰爭。卿愛阿郎郎愛卿。夢裏香閨春。若海嬌鶯一夜不停聲。

評云。借某氏狎晤做箇話頭。也是。一變調。漁史生花。之筆。變化無窮。如此。

小留（新橋）

僕昔嘗遊梅
隣亭見一少
女子豐頰白曲
眉肌膚雪問其人
則主家女也斯子
則敢問或人曰多
少女問之則主人
其人歟敢問其人
曰多矣然算世之
薄命女子居最上等
何也蓋留往時

居遷之梅隣亭後流離轉遷而竟墮狹斜莽因翠綠殊爲可悲聞留有老董性貪慄每與惡少謀以留爲餌釣豪客詐僞百出擾客之財猶不娶併覩留之衣裙皆典賣之人呼留曰筍姐以其衣裙隨製隨覩宛如剝繖也留客年避觀剝之難寓小萬之家今春別爲一戶。漢舍之嫗爲幹百事云不知老董猶遇得無技倆否。

情盟豈暇說輕綿。婦雨尤雲幾處遷寄語行人莫相近名花開在瘴江邊。

評云。粉頭阿娘阿哥。多是無賴破落戶。即此嫗所爲亦常套耳。然薄命多難。使レ人_ミ生_セ憐愛之心。復亦在此。其不幸未可_{ダラ}知也。

○前號正誤

水月居士ハ竹秋逸人ノ誤リ又夢香瘦仙詩中依微月、贊
濛烟ト有ルベキヲ訓點ヲ附達ヘタレバ茲ニ謝ス

社長

編輯兼印刷 研部 節

成島柳北

在此不知此乃其富強之末而非其富強之本也。英國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親本固邦寧雖久不變。觀其國中平日間政治實有三代以上之遺意。官吏則行薦舉之法必平日之有聲望品詣者方得擢爲民上。若非下閭里稱其素行鄉黨欽其隆名則不得舉而又必準舍寡從衆之例以示無私。如官吏擅作威福。行一不義殺一無辜則必爲通國之所不許。非獨不能保其爵祿而已也。

(以下次號)

新柳情譜

阿染(新橋)

渥上漁史載稿
秋風道人漫評

妓而知文字者是文人第
一主顧不得稱不極力褒稱

秦淮西湖之綺羅叢裏解文字善詩賦者何限至我東京妓流其數不下數千而無一個識字者真可嘆哉然則超凡拔群若新橋阿染者豈得不噴々稱贊乎。阿染別號紫

妙
更妙

或云善詩喜論的是學士家陳奐有甚麼好處反有箇風情未銷意此亦一說

園才銳氣豪。在宴席既醉。則雄辨快論。壓倒丈夫。在レ家潛心讀書。其所レ賦和歌。亦有可レ誦者矣。新檣諸樓。有乙客。命下聘女。學士來者甲。樓丁不問其人。而直奔ニ阿染之家。然學士雖老。猶不能忘レ情。時有ニ艶聞。可レ稱ニ女中白傅也歟。

玉織磨墨拂雲箋。閨秀才名世久。傳翻笑風情未銷盡。
池塘春草夢猶牽。

評云。深川嘗有一妓。善歌舞。素事某先生。爲側室。名噪一時。久既落籍。今則蒼然而老矣。然搽粉點紅。風情不減。少年云。此與阿染可謂一雙奇女子矣。

國助（新橋）

諸友嘗飲烏森。一樓相與談快事。各說其所適。余曰。若有二富翁。以數千金贈國助。使彼隨意揮霍。而從傍觀之。不

奇想

國助之胸襟
反自漁史口
中說出叙事
極變
結每出意表
何等絕妙

亦快乎。衆皆嗤笑。新橋之妓多矣。而無下清貧。出於國助之右者。國助每重情誼。而輕貨財。薪米屢空。而晏如也。人皆嗤其痴。而余特服其達矣。

可憐生計阿。誰知情界委身痴。又痴却喜風瀟洒。好翠蕉露滴早涼時。

評云。視黃金如糞土。扶弱排強。是所謂江戶氣象者。娼妓聲妓輩。昔往々有之。今則一味柔軟。唯阿堵物是貪耳。不圖有此妓空谷。跫音荆棘中。梅花哉。

社長

編輯兼印刷機部 節

成島柳北

印度民饑。道殣相望。英民惻然憫之。布施金錢者無數。故雖荒歉而無害。印度地大物博。種植鴉片。販運各處。幾疑爲英人之外府。得以坐收其利。不知印度一歲之所出。適足以供一歲之度支。而有時或有不足。則必輦金錢數十萬以濟之。以此乃足以服印度民人之心。而不侵不叛。由此觀之。英不獨長於治兵。亦長於治民。其政治之美。駿々乎可下與中國上古比隆焉。其以富強雄視諸國。不亦宜哉。

(畢)

新柳情譜

小德 (新橋)

渥上漁史戲稿
秋風道人漫評

世間夏屋女子反有輕佻者恥乎德多矣然妓之高浮華如聲妓

金春教坊。若索靜婉女子。則膺其選者。非小萬必小德也。德容姿嬌柔。多情寡言。評其品格。衆妓皆不得立。下風矣。蓋德之家頗富。其屋宇巍然。如豪商大買。故其平素養

生客則甚可
憎也如此妓
蓋無其累耳

泊澹無味之
女子便如此
蓋彼澹者澹
於凡客熟者
熱於情人異
味便是無味
處無味真有
味然得味真
味者幾人哉

成與良家子女一般。是所以下以使_ニ其品格高尙也。然挑達之
客多以其澹泊無味擯_{スル}之。亦有_ニ不得已者焉。德之於情人能
守_レ一。不_レ走_ニ岐路。一翁嬪不_レ喜_ニ其人。屢說破鏡德百方彌縫。
不_ニ以絕_ニ其好。蓋與尋常輕薄女子異_ニ其臭味者歟。小濱者
德之姉也。亦揭籍售技。然名聲不及德遠矣。

仙桂誰言不可_レ攀。播將情種在二人間。南康應有猶憐語。
玉鏡奩前沐翠鬟。

評云。侍筵侑酒必用善歌善彈者。是古者宴用聲樂之遺意耳。近世唯取下便妍巧媚者。善於說辭者。其次則容貌稍美。喑默呆坐。終席不發一言。客推爲名妓。殊可笑也。然漁史之稱德如此。吾知其必異於選矣。

新曲與畫法
自然照應天法
下何處無文史
拈出耳獨欠漁史

新橋南北巧於絃歌者僅々三五名耳。而島次居其一。其鼓絃奏曲往往出新手段。與尋常聲調不同。聽者呼妙。島次之父以畫爲業。年既耳順。島次善事之。曲中皆稱其孝。然入或云島次亦不免爲色界迷鬼。目爲謹嚴者恐皮相之見耳。其或然頃日使其小妹揭中名敷坊上號花吉。亦善售云。想他當日壓秋娘。鐵騎銀瓶一曲長。聽得香山髮應白。江心秋月古潯陽。

評云。父子相親。夫婦相愛。情之出乎自然者也。苟孝於父。豈有不情於男子者乎。若夫浮萍斷梗。放蕩無常者。其於父母。不啻路人焉。望其能情於男子乎。未必。竒求上一妓也。

新柳情譜

渥上漁史戲稿
秋風道人漫評

五八（新橋）

起法何等妙
絕如褰簾見

美人意婉約筆端

如滅如沒諷

極有風神

羽翼既成飛
啾人後來許
多日月抹倒
傑少英雄豪
心石腸可憚
蕩盡幾可箇

足惜何況不
金一擲玉一不
顧么麼

姪兮變兮總角卯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余今爲玉八三復斯詩焉。賊平之年余與某先生飲太田樓坐有一雛妓纖弱幾不禁衣而善撻鼓問其齒曰十二問其名曰玉八。今茲二月某日赴舊友宴會。有一妓麗秀者捧觴而進。顧之則玉八也。而紅裙翠鬟儼然真校書也。余駭嘆久之。吁。卵離化爲彩鶯毛羽燦然使人刮目不暇如是余髮早晚梳雪亦可知也。頃日玉八鬟上金釵插紅珊瑚大如鳩卵蓋顯官某公所賜云果然否。

鵠鵠原上冷秋風不似香閨春意通誰翻城山劍頭血化成娘子玉鉢紅。

評云。紫史以若紫一篇得名。後世漁史此篇僕以爲評中壓卷。情譜目爲玉史亦可。

四字自謂評
得當

又云。僕頃得下寓目上玉妓於稠人中。初不知其爲誰。詰觀久之。神彩溢出。漁史告余曰。是即是也。而後知漁史之筆不謬矣。

福助（新橋）

連率而書極有法度。雖爲二篇合爲一篇。傳體變而妙者。

玉八既巍然成一大家。繼之稱鳳雛者。福助也。福助小鬟。固未可譜焉。而譜之。蓋有所見也。斯子幼稚而有才藝。比諸玉八。有過而靡不及焉。其在宴席。打鼓弄絃。舞蹈。撲戰。無一不能。而接賓客。亦婉言諧語。應對如流。使老妓瞠若于後。余竊謂僕同福一年紀至二八。則新橋百名校書。恐無顏色矣。若有不信者。試一聘之。當知非余之私評矣。

漁史爲揭一商票。此妓自今聘招定。無虛日。吾知此無一

史官像號爲
福德神矣

梅蓄纔含半點紅。奇香早已動霜風。他年爛熳成春日。
儂是花前白髮翁。

評云梨花海棠。古人既ニ有其例。白髮翁豈可輕乎。漁
史筆靈而舌慧。新柳二橋校書。莫不願爲下吳仲子。終
身捧ルテ輪糜者。甲鬟絲禪榻。自有ニ一段風流情景。亦未可
知也。吾將ヨコ他日セントノチ證其言。請以此評爲息壤。

稟告

情譜新橋歌妓ヲ譜スル既ニ十二名次號ヨリ轉シテ柳
橋十二名ヲ錄シ併ニ二十四名之ヲ初編トナシ餘ハ二

編ニ讓ル

社長
編輯兼印刷機部
成島柳北
節

史官像號爲
福德神矣

梅蓄纔含半點紅。奇香早已動霜風。他年爛熳成春日。
儂是花前白髮翁。

評云梨花海棠。古人既ニ有其例。白髮翁豈可輕乎。漁
史筆靈而舌慧。新柳二橋校書。莫不願爲下吳仲子。終
身捧ルテ輪糜者。甲鬟絲禪榻。自有ニ一段風流情景。亦未可
知也。吾將ヨコ他日セントノチ證其言。請以此評爲息壤。

稟告

情譜新橋歌妓ヲ譜スル既ニ十二名次號ヨリ轉シテ柳
橋十二名ヲ錄シ併ニ二十四名之ヲ初編トナシ餘ハ二

編ニ讓ル

社長
編輯兼印刷機部
成島柳北
節

新柳情譜

遇上漁史戲稿
秋風道人漫評

阿園（柳橋）

阿園原名阿里。森本樓主之女也。少時絕美之名鳴都內。
若柳橋名妓阿金阿榮者亦爲讓一步云。出羽豪商秋田
某攜三千金娶之。伉儷情密。未幾有故鏡破矣。園之揭籍于
妓團。蓋屬遲暮。然嬌姿麗貌猶冠柳橋。豎赤幟於粉壘爾。
來十星霜。名聲未衰。可謂女中馬伏波矣。園富於財。屢賑
恤貧人。嘗爲官所賞賜。然性善嗔。善罵。嬌舌如刃。雖豪士。
論客亦無不辟易。園每罵余曰。絲瓜翁以余面長。肩絲瓜。
也。其罵人之妙概如是。

月旦如今苦定評。多情却怪似無情。園林霜後春狼藉。
笑殺狂花不負名。

餘皆一世俊傑園之罵漁史非罵也以罵爲標榜真哉有名譽也

其慧巧或以其謹嚴則僕有不保證之也

評云徐娘雖老猶有風情。風月場中從來不壓半老佳人也。此篇奇趣自罵字生出。嬌瞋絕怒却使有情才子一斷腸消魂。蓋漁史經歷多少實境。纔能有此等文章覽者不可草々看過。

幸吉（柳橋）

余識幸吉既十裘葛而未嘗聞其醜聲也。嗚呼幸吉亦狹慧巧之女也。豈無風懷乎而使人不能認其形迹者則其謹嚴于幸吉者頗多。曾不遂志而止。其善守一不渝可知也。顧柳橋之妓無老無少各一盛一裘時有轉變獨幸吉終始不替其聲價十年如一日。有故哉。或有目以妓中馮道者。然幸吉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目曰妓中晏嬰則可。比之長

樂老未可爲確評也。且評其技藝亦在上等。嗚呼南北綺羅之叢能與斯人相匹者果有幾人。

亭々獨立水之隈。借問周郎何處來。好是清蓮塵不染。白蓮一朶月中開。

評云。溫柔貞靜可謂妓中有人矣。然余竊性守節無少貳。何不下早脫苦海。從真以終。顧乃銜色售伎。徒使少年輩苦惱吾恐美人玉碎之後。轉生爲醜黑男子。爲多少婦人所播弄也。

へへ右よつとひうれと追へへこれよ來たりて玄わーも心
かちゐさせモ手足とさへよいよつゝそる世の事業の志け
くうるさくいとまよきよりてありけりされへ此そちよ
もよそへいひつゑたものをやとてやかて机の島よさーよ
りたれいせれよりもとく硯の海よかうりたちて拾之む玉の
光と奪ひ紙の真砂地とりのへふれいまた筆のとやしよ飛
ひうひくさうせん花の匂ひを妨くあれあれあよくは心之
へや

新柳情譜

阿濱（柳橋）

墨上漁史戲稿
秋風道人漫評

文亦清楚可
愛妙稱其人
品漁史之筆
依物賦形真
仙筆也哉

則芳街阿奴而一則阿濱也。濱素不知爲何人女嘗爲柳橋蝦屋之嫗假女於春吉爲義妹春吉旣從貞濱之名遠播東京不獨曲中也。濱自二八不喜脂粉淡粧薄抹容姿楚々爾而其明眸嬌靨一顧照座觀者食指頓動故貴顯富豪聘招無虛日。經頭累鉅萬然濱天質磊落每好挑達之遊。余窮恐斯子末路不享金屋之榮而竟爲當壙之人矣。

天香國色是花王。一朶春風壓洛陽却笑痴情辜富貴。
斷雲零雨任他狂。

評云聞往昔妓有地獄云者容姿才情並動一世自謂盛者必衰之理寓吾一身可以警少年輩矣。臨歿遺言暴露骸骨於野使遊蕩者觀之慘然色動始悟

美色之不可レ恃云。寶兒放蕩不自檢束。憲亦謂一誤。狹斜假使自戒。不足以爲清淨身。不若遊蜂飛蝶。以戲弄一世。現身說法。寓意匪淺。嗚乎亦達矣哉。

阿元（柳橋）

着筆與諸篇
不同妙

不啻飲啖之
健更有健者
此者亦未可
知也呵々

柳橋古來專占聲價者。皆本地之妓也。若下自他方來者。不
得不三甘居第二流焉。獨阿元從北里移籍於此。而聲譽壓
衆。蓋所罕見也。現今柳橋中求色藝雙全而嫋于侍宴者。上
先推元。元賣性不黑。不痴。不粧飾。不濃。不淡。皆得其宜。余每
會賓客。召妓侑酒。必首選元。余之所愛。固有過於元者。然
虛心評之。則不得不如斯妓。以其善媚也。而其善飲酒啖
肉。亦使健兒避。三舍。余聞古之所謂名妓。百無所能焉。

元其庶幾乎。

來レ從ニ北地ニ玉花聴。一ニ洗シ二州凡馬空シ文苑今無ニ將軍筆。
誰描駿骨立ニ長風。

評云。聞古有小栗判官者。善馭悍馬。一跨而絶。則蹠噉之性。變爲馴良。殆如猫然。嗚呼。今日誰爲風流場中。判官者能使斯駿屈中跨下矣。

○前號正誤。前田夏繁の和歌あきそふくりしひなきての誤り。又野田千秋の文中残りめるハ残るめる又さしこたしそうりへたるの誤り。

着く捨置く時ハ隔年あらでハ見るべきほどの花出ぬもの
あり

新柳情譜

渥上漁史戯稿
秋風道人漫評

錦八（柳橋）

嬌小二字描
出精神

醉妓嬌瞋之
狀如見

戊辰干戈之後。余與一二三幕僚縱酒遣懷。每飲徵妓所讖。數十人而其存者今唯錦八一人矣。當時錦八嬌小而奇捷。飲酒數斗。醉則放言罵人。勢不可當。余呼曰。隼姐以二其小而銳也。嘗飲渥之魚十樓。余有愛狗尾而來。乃與以肉。衆犬皆環視。衆頤然畏余。不動。錦八既醉。瞋曰。何偏也。手攫三盤肉盡。投畀衆犬。一坐皆驚。然錦八志操亦有過人者也。深川豪商美濃善。隨錦八竟贍爲小星。後善家道漸。

擗肉之氣概
見於此

裹其妻妾皆棄去。錦八獨不去。曰。舊恩豈可不報乎。乃復揭繩售技以養善。善衣食於錦八。三五年竟不知所往。錦八今猶善飲。然醉則大息。曰。妾老矣。無復擗肉投狗之意。氣也。余爲歎然。

一肱舊夢十餘年。樽酒相逢且黯然。縱使身非謫居客。
青衫掩淚聽哀絃。

評云。漁史嘗爲幕府貴官。鞠躬盡瘁。蓋亦勞矣。時勢一變。棄官不顧。放浪自娛。而有下不可裁抑之氣。時見於筆端。則此篇不下窗爲二一歌妓發嘆也。

阿清（柳橋）

名才藏而無所藏。猶名財主而不主財。然無才有貌。

呼做才藏。不必才藏。性溫柔而乏才氣。不副其名。乃改曰。清容姿。清楚聲調。清亮始稱其名。一客狎清日久。竟舉

猶博千金爲人所后妃視爲人所空手無財悲夫

奴而媚妓猶可余見客而媚妓者不知其何謂也使不審嗤笑

詩極玲瓏無一等矣

漢自爲螺蠃而負其子以接清喜從之橋西有狡兒法螺龜者好擬常爲好事漢所役使每見清縮頭聳背蒲伏捧屐殆如謁后妃觀者無不嗤笑吁若使清長於才則稱之謂柳橋第一流校書亦可可惜哉

麗質從來嫌粉紅病餘風骨太玲瓏一枝冷艷梨花雨人在銀屏珠箔中

評云秦淮妓李十娘名貞美余澹心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阿清之清猶貞美之貞耳以余觀之曰才曰清等是不稱其名也若分清字爲水青二字女子冰性無乃是歟

中小清秀客
唯可稱名妓慧
當其傲然慢習
世妓亦不免流
也

小清（柳橋）

以後進一小妓。其名頗噪於柳橋者。小清也。才人豪客爭聘之。概無虛日。清天賦孱弱。客春患肺疾。幾不起。某君爲乞良醫。纔得快復。然其資性活達。酒量亦壓儕輩。每自率離妓數名遊龍山。龍山之背有一亭。蓋摸西京南禪寺之瓢亭者也。清酷愛之。每遊必飲於此。清自踞上座。衆離環坐。而飲酣歌談笑傍若無人。有下嬌賊宴於山寨摸樣。而其在賓客之座。靜婉溫柔。如不能言者。抑亦奇矣。清嘗曰。妾若獲數千金。屢之去。與小鬟數十輩。遍遊南北。狹斜亂擲。

買豪則何等快活。余聽而絕倒。

病來寫照。太嬋妍片々。風花獨自憐。若使妙年悲中薄。命下與下小青傳。

評云。距今十餘年。新橋有下與ニ小清同名者。上絕世佳人。而情致婉約。曲中無有及者。未幾爲ニ一名士。所聘。陞爲嫡配。既而折節讀書。從洋人受語學。略通其義。居三年病療。及葬。大書其柩前曰。某夫人。送者千餘人。亦榮矣哉。爾後襲其名者。陸續不絕。未知果稱ニ其名否。

清兒（柳橋）

余落魄江濱。旣十餘年。其間禍福更迭。回顧一夢矣。丙子下獄之前數日。與亡兒五郎之母飲橋西某樓。情懷極悽。余曰。對酌無聊。宜使一離妓奏舞破寂寥。招絕嬌小鬟。來即清兒也。乃命接曲。裏娜窈窕。頗有可觀者。余笑曰。一朶未開之花。使人他日必有綠葉之感矣。爾來經數婆葛。

仍用小杜故事筆力自在

四字伏後案

應筆

頃者問柳橋妓流之善售者皆曰清兒也。清兒今既爲一
大家。然嬌小猶當年。奏舞之時。蓋小杜所謂舞屢繢細掌。
中輕者非耶。

小清如醉阿清眠。柳絮亂風花隔煙。呼做三清誰最好。
清兒才貌却雙全。

評云。蓋有文在於彼而意在於此者。使庸人見之。不能求意之所。在徒曉々焉稱之。不知作者一笑以爲門外漢矣。此篇借清兒說出看舞情景。極悽絕。極絕。使人黯然神傷。末段更將舞屢繢細四字。極力表稱。清兒而意不在於彼也。

社長

成島柳北

編輯兼印刷機部 節

應筆

頃者問柳橋妓流之善售者皆曰清兒也。清兒今既爲一
大家。然嬌小猶當年。奏舞之時。蓋小杜所謂舞屢繢細掌。
中輕者非耶。

小清如醉阿清眠。柳絮亂風花隔煙。呼做三清誰最好。
清兒才貌却雙全。

評云。蓋有文在於彼而意在於此者。使庸人見之。不能求意之所。在徒曉々焉稱之。不知作者一笑以爲門外漢矣。此篇借清兒說出看舞情景。極悽絕。極絕。使人黯然神傷。末段更將舞屢繢細四字。極力表稱。清兒而意不在於彼也。

社長

成島柳北

編輯兼印刷機部 節

ヒミツハ今さうりありや

新柳情譜

秋風道人漫戲稿

阿十（柳橋）

不圖妓中
一春水昔者有
崔姬與張生
狎臨死自寫
亦動阿十之
如也此

阿十原新橋之妓也。嘗與某妓有隙。爲移家柳橋。其名震一時。後有故脫籍。暫而復舊。其聲價比前少衰。然風流才子。若求瀟洒輕妙之人。則南而國助。北而十當。其選矣。十有二脚。疾自冬迨春。每謝客。臥家。一客謂其家居必不禁無聊。竊窺之。十憑案手綴碑史。孜々不倦。客大驚。就而請借其書。十笑曰。妾自寫妾之情事。既累數十卷。然是一家私乘。何肯示人。其情痴亦可想也。

欲下佳評也。自疑大痴。如慧慧。如痴痴。姑將肉眼品風致。

月白水晶花一籬。

評云。嘗聞柳橋有下名阿十者。與一狡兒狎落籍在家。頗習洋語。不知斯妓即是或別有其人。果如所聞。點污佳人頗可惜也。妓而作畫善詩。若歌嘗聞之矣。未聞有下作小說者。果有之。李十娘余澹心并爲一人也。奇甚妙甚。若代漁史以國字撰情譜。吾知下與此書並行於世。唯恐其有頌無規耳。

阿春（柳橋）

妓中有長者。其名曰春。性溫厚質慤。久墮花柳。不染其風習。猶尋常人家婦女。不亦奇乎。初揭籍二歲餘。尾藩士某。娶以爲側室。舉一女。未幾。某獲罪。自裁。春以無下養。其爺壤。與遺孤之資。復出而售技。事親至孝。讀賣新聞。嘗記其孝。

其名曰春青
春易過自然
照應絕不費
力所以爲才
筆

壯漁史意氣益
從此千百年也

其在宴席善待客而毫不與儕輩爭。唯謹爾。然性嗜酒醉則較有豪氣。善談善謔。大醉則逃席而睡。余每云。阿春不過悔莫及焉。春曰。妾母既亡。父老而善病。妾未可以他適也。可以知其爲人矣。

揚州猶着老樊川。不是憐卿是自憐。禪榻未甘茶味苦。綠陰留我喚觥船。

評云。事親撫孤。宛然一貞婦。不圖於狹斜中得之。但未審下養孤女以中何道。若教之鍼黹女工。爲良女子可也。不然妓生妓娼。生娼幾何。不辱其良人乎。

社長

成島柳北

其名曰春青
春易過自然
照應絕不費
力所以爲才
筆

壯漁史意氣益
從此千百年也

其在宴席善待客而毫不與儕輩爭。唯謹爾。然性嗜酒醉則較有豪氣。善談善謔。大醉則逃席而睡。余每云。阿春不過悔莫及焉。春曰。妾母既亡。父老而善病。妾未可以他適也。可以知其爲人矣。

揚州猶着老樊川。不是憐卿是自憐。禪榻未甘茶味苦。綠陰留我喚觥船。

評云。事親撫孤。宛然一貞婦。不圖於狹斜中得之。但未審下養孤女以中何道。若教之鍼黹女工。爲良女子可也。不然妓生妓娼。生娼幾何。不辱其良人乎。

社長

成島柳北

桃園天皇とナす。既ニかへしよ儘。後ちの大王と後桃園と
ハナ奉るあり。是らハコトわり能くきこえて。聊だニ疑がハ
しきふしあんあうりける。然ると茲ヨイぶかしき事あん有
リ。それ深草柏原奈良水尾光明西院とナモ天皇かねそか
しまさゞる。後深草後柏原後奈良後水尾後光明後西院と
しもおほむ證のあるハいゝある事ぞも。是ニハ深きゆゑよ
しけ有りぬべき。其よしいうで江湖ニ精しく辨報をべき智
識もがあ。

新柳情譜

阿文(柳橋)

秋霽上漁史鐵稿
鳳道人漫評

落想妙基

一諾千金。古人稱レ之。柳橋有ニ善。諾妓一人呼曰、^テノ一諾。一金。客

何等婉約

梨花海棠亦

荆棘

是勝數等矣

年脫籍使其義妹一代已乃阿文也。文雖繼姉之名之業。其容色與志操。便於姉萬々。今春本地搆籍者皆生鐵耳。文獨錚々有聲。紳士豪客日相招致。頃聞柳橋某樓有下唱梨花海棠句者。或云是係文之事。文也有才有貌。後來大成可期。余竊望其不倣姉之善諾矣。

大姐歸人。小姐來。狗貂易地也。奇哉。金姬何及鳳齡色。

紅杏憐嬌袁子才。

評云。一諾一金醜。則醜矣。若夫妙設圈套。巧施媚術。引入迷路。厥患弗測。反不若一諾一金之事。簡而意足也。責妓以志。操譬之屠者念佛。偷兒講經。亦不遠人情乎。

其美與伶俐
極可愛其無所
憚極可畏也

其所謂否々
者安知爲釣
罝之香餌乎々

若擬二愛子一以三觀黨童子。其堅ニ柳眉一暝ニ星眸必矣。而彼將下翹
然有中欲ニ速成一之心上也。柳橋離妓有ニ阿愛愛助愛子。號爲ス
三愛一而愛子爲冠。其性極敏捷。侍レ宴行酒。往來如飛。群離
不レ敵也。然若會ニ痴客呆妓之爲團。則愛子坐而吹煙時。頤使
老妓毫無所憚焉。有一鬢客。酷愛愛子。屢搆之。愛子不
肯。余嘗戲曰。汝愛鬢耶。愛子曰。否々。余笑曰。詐哉。汝騙之。
不愛而何愛。愛子頓蹙。曰。奚以ニ夫。鬟々者爲乎哉。余不覺
噴飯。然愛子他日有下所ニ大愛者。則雖欲不愛ニ彼鬟々者。而
得乎。本年四月。愛子陞入ニ大妓之列。年紀僅三五云。○
面天々映鬢星々。一曲嬌歌帶笑聽。猶是小園春意淺。○
未知柳眼爲誰青。

評云。漁史以二愛子終此篇。蓋借其名。評諸名妓也。余

之不即裁碧剪紅排
其次位置一歸史
裁手裏漁史事
東皇矣孰立者知
鼎重於九之
評上子
白黛綠請莫
大呂吾也
先爭粉佳傳也

復將三借之以評漁史之奇文。然其文則余愛之。其才則余畏之。

余編ニ斯譜ニ選有有名校書於新柳、二橋各十、二名蓋シ比ニ二十四番花信也。而取捨皆從余所欲敢謂下遺於此者皆不足觀乎哉。其番類有レ限故割愛耳。頃日將下更選ニ二十四名以綴續編未選諸校書請莫レ爲ニ落第之想焉。

己卯五月

渥上子識

情譜續編ハ後號ヨリ攜載ス可レ

社長

成島柳北

編輯兼印刷機部 節

るの如くありていとこ一また黃花のさやきへ連翹あり糸
はそくたるよ種よし春ふかきころ尤めづべきへ菜花あり
蒲公英さゝやうあれをまたよし一年行遊の樂みへ踏青の
之止めよ志くへなく唐人の詩ふ詩家清景在新柳嫩鵝黃
綠未レ勻。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皆是看花人。

新柳情譜二編

阿山（新橋）

潤上漁史載稿
秋風道人漫評不圖湖翁知
此間情味老
人可畏

鐵腸子不喜

湖山翁有詩云。少年非少老。非老一種風。半一段情。斯句
酷肖阿山其人焉。阿山年紀未老。而人呼做老校書。蓋以其性恬澹着質也。然其侍宴善飲。善談使客。不倦亦非凡
種矣。友人鐵腸。平生不喜妙齡。乞皮每次醉。不覺醉。品目

妙齡大是達
見然余恐其不喜者特筵席耳

鵠次則阿山也。余識阿山既五六年。未嘗耳醜聞。雖以猫道人之狡猾亦不能下窺。其破綻而鑽中刺之云。
一雨殘春。啼子規。小樓好是把吟卮。綠陰風露淒清地。
却與吾人物色宜。

評云。余嘗讀金瓶梅。西門慶娶孟玉樓時三十歲。風度婉約。在瓶兒金蓮之上。可見老妓固不可輕矣。鐵腸子少年勇銳。筆力扛鼎。識見老成。其愛阿山果有見也。

甚吉（柳橋）

柳橋粉壘。老將之善用兵者爲誰。曰。甚吉是也。賓客滿堂。杯盤狼藉。甲笑乙罵。衆妓周章。失措之際。老將軍獨左顧右。胸驅使離。鼓舞少妓。已自率先奔馳。客呼酒。酒臻促。筆如風雨。等捷疾所謂。如脫兔者。

絃。絃。鳴。是。他。人。所。不。能。辨。而。甚。吉。獨。辨。之。多。々。益。辨。者。不。

以
好結局

不。說。說。再。
獨。用。衆。也。而。本。地。女。將。與。甚。吉。旗。鼓。相。當。不。敢。讓。寸。步。者。
龜。吉。也。余。不。上。龜。吉。於。譜。人。皆。怪。之。噫。余。之。亡。兄。墓。阡。草。
新。余。每。見。龜。吉。猶。泣。々。淚。下。何。忍。譜。之。故。不。得。不。授。甚。吉。
以。元。帥。印。綏。也。

軟。紫。嬌。紅。春。作。團。摧。殘。至。竟。不。堪。看。週。々。濶。畔。喬。松。樹。
老。幹。憐。他。耐。歲。寒。

評。云。文。陣。筆。壘。百。万。之。兵。甲。從。其。指。揮。夫。人。城。娘。子。
軍。所。向。披。靡。漁。史。胸。中。之。奇。無。出。不。極。其。妙。真。文。壇。
之。飛。將。哉。

社長

成島柳北

編輯兼印刷機部

節

百合

吉田正明

姫とめて鬼とうとみて同一名のむりよも花の隔て有り鳴
懸の歌よみたりる中に 前田夏繁

斯くあから思ひや絶む同一世よ生れ逢一を身の幸にして

諸葛亮

小本村司

雪の中よふもれる竹も用ひれハ杖よ柱よありにたりかあ

立秋の夜よめる

柳北

秋たつときく夕より何とあく親しくありぬ窓のとも一火

新柳情譜二編

小園(新橋)

秋風道人漫評

古、人、云、千、金、買、笑、不、曾、辭、蓋、美、人、之、笑、如、此、其、貴、也。小、園、
不、好、笑、容、姿、端、肅、不、似、狹、斜、之、人、也。然、園、也。非、不、敢、笑、笑。

傾周室妃子能
之笑殆覆唐家
如笑之可畏
此小園有不
所戒歎者豈
有不畏唐子能

於可笑之時而不淫笑耳。蓋其才幹有下優男子者故能擲
捨豪客而反受其眷。不啻千金價也。橋南妓團皆相語曰。
圓姐不日將下築巨大倉庫而開中商業上可美哉。蓋一笑之所
博也。啞々之聲豈可苟乎。

晉山涼枕夢難醒。墨水春觴手不停。知擲三千金沽一笑。

嬌眸偏爲阿郎青。

評云。每篇自有二段動人處。是漁史最得意筆。一篇有一
篇。一篇格法愈出愈變。筆力自在。

房八（柳橋）

文士墨客之開書畫會也必幹其事者。男子有扇面亭主。
而女子有房八。房八自妙齡侍於文墨之宴。故江湖雅流
無一不識之者矣。若夫豪客治郎探花折柳之遊。則房八。
亦奇。

恠石幽蘭相
配成趣

以文不勝以武繼之大有豪傑氣象

是亦奇

不與焉。常與管城子、即墨侯爲伍耳。儕輩皆呼做書畫會委員。其侍宴不傳脂粉。蓬髮野服。見者往往不知其爲歌妓也。酒酣燭跋醉客喧呼。或雙拳相搏。盤碟迸碎。房八恬然不動。左諭右慰。巧歛風波而有不聽者。則健腕拔之直下。樓去殆有巴姬擒敵之勇也。余每赴雅流之會。不敢畏文士之筆鋒。而特畏房八之腕力矣。

評云。西京妓流。或善畫。或妙琴。與文人雅客稍有因緣。此間絕無其人。或有之。不免藉以售艷鬻治。若使

廿年贏得雅流名。
房八略解。中文字必添一段佳話。是可惜也。

吹出でさら／＼と蘆の葉もりの音よ宵の苦ねちもうちむすらきて

黒田川中洲のあ／＼まさす棹よ月も小舟もところ定めず
淺草てらのかねか／＼あへきゝ曉ちうきみうちおとろき明
ぬまよとくとて棹さ／＼庵／＼ぬ

之可之風景者有時以爲快不知爲以爲樂矣見汗流而思殺人亦時月勢背舞々

余初不レ識ニ小兼之家何在也。客歲花月樓之宴友人某氏。
醉後誤傷ニ兼之臉醒而大悔謀諸撫松子與余以故一抵其家兼住在金春坊浴室前屋宇清楚器具雅潔而爺儀皆淳樸不似市井之人也。兼天質豐腴恐非趙家之種而

新柳情譜二編

小兼（新橋）

秋風道人漫評

出梁山泊故

有逸致
淡々叙去大

爲楊氏之裔歟。其性太溫厚。人目爲妓中君子。頃日友人雖飲酒皆謹爾。無下復如花月樓之事者。故余不見。兼久矣。

華清池畔住。有名姝。好就溫湯濯玉肩。秋草滿園花盡瘦。

憐他菡萏獨芳腴。

評云。文有以濃爲佳者。有以淡爲妙者。章法自別。若混爲一。則兩失之。此篇益得淡之妙者。

阿久（柳橋）

敏於利所以
不敏於義也
如是救得不
失分寸
常素不
足怪也。
阿久敏於接客。而色藝亦佳。故貴紳豪客之宴。必遭聘招。曲中月旦。亦無貶議。余知其爲一大家矣。久初稱小久。與錦八同爲美濃善所贖。爲小星。善之。喪家也。錦八不負之。而久負之。故識者鄙焉。嗚呼。花柳場中。背誼忘恩。慣以爲

臉紅黛翠照人來。一曲新聲且侑盃。真個舞花無籍在。
隨風隨水自由開。

評云。數寄坊之妓。有下亦名小久者。以色藝聞。其從良久矣。不知結尾做甚麼模樣。畢竟流蕩放逸。那輩行逕舍冷附熟決不恠得。若夫稍知理義。所謂壞了江戶兒子性質者耳。雖然今日士君子之全其質者。何衆也。

○前號正誤 梦香瘦僊詩中沙塵ハ塵沙ノ誤

社長 成島柳北
編輯兼印刷機部 節

ひ出でよ余よ何う書きてよと迫りしうバ

庭事離筵獨涙多。多情不語且高歌。楊梁早晚儂歸日。酒美驢
鮮奈汝何。

歸路内田九市と蓮杖との兩家よ過ぎ旅窓のうさを慰めん
爲めよ舊知の寫眞を買ひ去るうちよ復本武揚子有り之が
爲めよ慘然たり

(以下次號)

新柳情譜二編

渥上漁史識稿
秋風道人漫評

元七(新橋)

借蓮舟詩說
起妙不費力
嬌小居然掌上擎。花身婀娜元天生。蛾眉不老鬚眉老。猶記當年小七名。是友人田蓮舟咏元七詩也。元七原名小七。細腰善舞。余之初遊新橋也。最先聘之。相識三年。一日

此段不叙元
七先叙新致小元
使人不可測
意匠所在

冷然駐筆思
邃韵遠

俄告余曰妾將レ脫レ籍余爲賀且問曰卿奉ニ笑帝於何人フチ也余大奇之トス、ナ小七既去無復樽前爲余舞者矣客臘聞シタマツ怪而問之乃其義妹也余微笑問其名曰タメテ小七且告曰タメテ阿姉目今稱元七乃更命招之元七來謝曰妾嘗與先生一言跳出火坑アヒン將達彼岸而不幸父親罹病家道頗艱冤業未除復以歌舞見先生言訖而泣余爲慘然元七久在テ家嘗薪水之苦然容姿依然如舊蓮舟所謂蛾眉不老者真然也獨奈余之鬚眉非復前日矣

舞袖猶留前度春酒間話舊翠眉顰無端想得西江月重照吳王宮裏人

彼蓋自知年
邁不爲客所
愛故爲此戲
謠察機善用
所以爲才吉醉
豈是尋常醉女
子哉

本色
此等處即是

首段照應用
筆不板

評云。距今十餘年前。新橋有小米者。年過四十。猶售。
伎善談善飲。自稱古米。或老米。不知今焉在此。所謂
元七之元猶云舊。或故。蓋亦變文街奇者歟。

才吉（柳橋）
先客而醉。意暢氣旺。口唱喏。々不巳者。是爲才吉。才吉老
而善飲。自號女中酒仙。常呼觥船。毫不問他。故大戶之客
多愛之。目爲晴々嫗。雖妓小鬟。亦不忌憚。愛之如慈母焉。
俗子之宴。時有酗客罵聲。如雷。爭杯飛衆。妓皆逃避。不
暇才吉。獨恬然不動。右手擎壺。左手捧觴。一笑屬客。曰。人
間萬事。嗜々耳。公何瞋爲客。竟爲之解顏。云。余每曰。才吉。
外貌如愚。而其中自有不可。才吉。不患。

何須嬌怨。寄金絃。一斗沽春興。欲仙醉膽。如渠君莫笑。

裙釵復見李青蓮。

評云。東京名妓不可無此。伎倆嘗觀不破名古屋戯。兩雄揮刃。鬪激戰結不可解。妓葛城織音嬌舌。一言遏之。使下滿場喝采不止。可以見其氣概矣。顧今之妓柔媚巧佞。唯阿堵物是視。何無東京氣象也。

○前號正誤 涼三の記の中ねられぬ。ハネの誤り

社長

編輯兼印刷機部 節

成島柳北

く小あるハ奴。といひ東京宮女の髪の風と類せしハ兩輪と
云ふ其他兩輪くづし、うんで毛髪あどくさゝゝの名有り京
阪も總く一様あれど處よりそ聊うの異同ハ有りと云ふ
余ハ可笑さの餘り幾度う噴飯しき成齋もいたく戒められ
ぬ

(以下次號)

新柳情譜二編

新吉(新橋)

渥上漁史戯稿
秋風道人漫評

是亦一見解
與依樣畫葫
蘆者不同

事嘗見給入

若擬其品位則新吉不得居中等之上矣。然斯子活々潑
潑、飄去飄來、眼歌舌舞。如狂如醒、使人應接不暇。是以亦
善售焉。新吉年未及笄。而能與老妓輩翶翔。其瞻之大。其
氣之銳。亦非同年校書所企及也。聞嘗爲一寡婦所驅。陷

新聞又載與
俳優相晤事
此不載以爲
一佳話何也

所奪蓋側起欲躡不
觀者目眩不轉亦
以名意六眩魂轉
落想奇甚

其術中負債若干。新吉自出法廷而辨冤。矯舌拙敵應酬。
如流衆皆愕然亦奇女子也哉。

巧舌簧如獻媚來柔荑弄客亦多才。大牢雖美乏新味。
却是尊羹堪侑盃。

評云。其膽大矣。故能對法吏如接狎客。視財主如接待。箱奴其氣銳矣。故能使老妓瞠乎其後。醉漢嗒焉其前。亦一妙手段。

小六（柳橋）

往昔北越有角平者常被小獅頭而舞。呼曰角平獅子。其戲今存都下肢體輕捷態度宛轉兒童喜之。柳橋有雜妓之班改稱小六。他妓每以客之貴賤雅俗稍異其遇待。意

在此歟

規詭遇也。而六不敢擇之。恬平行酒。故客却喜之。然其舉止往往不爲儕輩所愛。多毀少譽。亦可憫也。頃日余見六於某樓。其容姿雅。非復前日之小獅頭。後進之成立。寔有不可測者矣。

士林得失苦難評。何況綺羅叢裏名。人道多情殊可厭。奚知可愛是多情。

評云。角平之戲最妙。於倒立以手爲脚。以脚爲頭。距今八九年前。新柳二橋小妓多演此戲者。衣裙不亂。微塵無動。殊爲絕妙。今絕不見有之。而半夜三更倒鳳頭鶯。則所在皆是矣。

社長

編輯兼印刷機部

成島柳北

晴色たりタフハ浪華見物せんとて我色も人も皆いさみ立

てり

〔以下次號〕

新柳情譜二編

渥上漁史載稿
秋風道人漫評

小三（新橋）

傅粉株朱是佳頃有不自誇
其潔而黑以比之東施色最惡
螺黛而潛以不汚顏色者比之
朱粉者自不爲佳頃有不自誇

圓臉而修眉。望之而白者爲誰。余不知其名。呼曰白地藏。
後問其名。乃小三也。小三肌膚白皙。而濃粉塗飾。故體々
照夜。余聽諸浮屠氏。地藏尊慈惠好救人。故賽之者多矣。
小三多情多術。千變萬化。痴客呆郎。擲金錢祈艷福者。陸
續不斷。則目曰。地藏可謂適稱焉。本年五月十三日之夜。
小三與情人糾難於木挽坊。蒙縹紳之辱。云。余聞城北。
之地。有受轉地藏者。小三亦得無類之乎。

不知。魏國有粧粉。白脂紅塗。抹忙誰道。櫻桃花可愛。
枝頭枝底竟無香。

評云。德川氏時嚴禁賭博。補吏百方搜索。一月就縛者不下百餘人。而其巨魁安然無事。累々繫繩者。皆良民。一誤再誤耳。今之粉頭朱唇。被縛蒙耻者。得無類此乎。未可輕毀也。

小鈴（柳橋）

往年有鬼兒者。揭籍柳橋。余不及見之。而從貞蓋商戶。鳴某。一朝獲奇利。擲數百金。而擁去。云。本年花時見小鈴者。于友人之宴。姿容瀟洒。主人曰。是即鬼兒也。良人家道頓衰。不復能歸。阿嬌於金屋。使之再墮狹斜。其薄命亦爲可哀。余曰。斯子氣尖情多。爲人奉笑。帝恐非所任。若使之長。

評妓者當如
是觀

在花柳場裏，則必得成一家。其幸不幸，未可判。諸今日也，主人莞爾微笑，未知余之品評果得當否。

淡々蛾眉拂得新，爲誰開笑爲誰嬾？可憐人似路傍柳，折去折來還作春。

評云：巨商奪去，反成其名。蓋一去一來，同在火坑裏。生活或爲顯官夫人，或爲豪家嫡婦，名則尊矣，稱則美矣。而不遇爲一慵惰放逸之女子，就下若爲校書博美，於酒肆茶房，漁史之說不可易也。

社長

編輯兼印刷部 謹

成島柳北

と云ふ三巻の書あり余ハ此旅行ニ一まきの書をも持たね
ば旅窓の徒然を慰めんと思ひて之を買ひしゝ此集ハ近江
の梅崖と云ふ詩人の輯錄せしものあきセ其の載せる所
ハ多く凡庸の詩ニて見るゝも足らぬものあきバ深く悔い
たきセせん無うりタリ途上遙クム浪華城を望みて

片帆東去大牙傾。一夜駕奔十萬兵。客子訴レ誰。何限恨。凄風吹
レ涙浪華城。

(以下次號)

新柳情譜二編

春吉(新橋)

渥上漁史戲稿
秋風道人漫評

余友某子之遊ニ上毛而歸也。疾驅三十里。一日而達ニ新橋。
従_二新橋抵_レ家。僅半里而消_ニ兩晝夜。人皆怪_レ之。噫情絲幸_レ人。

見出破綻漁
史之眼光殆
如大炬水底
光恠鬚眉皆
露可畏哉

匪夷所思。某子之淹留。蓋爲春吉云。春吉容貌端然。氣平。盲寡。其品格頗高。而茵席間。蓋有不可測之妙技。倅存焉。某子非飢色者。而獨眷々如是。其與尋常痴呆女子異。臭味也必矣。

聞說前年喪綠珠石家。後閭夢魂孤好。拋金谷金千鎰。一
斂室珊瑚贖一株。

評云。舉万金。擲虛牝。豪舉豪致。然覺一段殺風景。某氏獨眷々於一姬。殆風流場中。一敵手。漁史豈可輕視哉。

浪吉（柳橋）

浪吉與其姊島八。聲名一時噪二州。人呼云二賽二喬。而評其容姿。滄浪之水清冽。海島之潮不遠及也。方今柳橋富。

一網打盡何等大驚騷境
月旦非漁史決不能發此語

夫然豈其然

遊。於老妓與離若求下笄年以上三十以內而有二色藝者僅僅三五名耳浪吉則其一也斯子嘗輕佻喜與俳優者流子爲余言之詳矣。

吊影孤鸞轉自憐愁容對鏡却嬋妍如今相思人何處。
征袖秋寒塞北海天。

評云豪客是淨俳優是旦校書失身亦是一戲場耳。
豪客以才略博得巨財擲之校書校書以媚術工偷粉資失之俳優俳優則以其伎積資聚財以其貌肆色縱行蓋天上之歡樂俳優爲極不亦奇乎。

社長

成島柳北

編輯兼印刷機部

節

ぞいと羞うし懷ろ紙よ歌かきてと小里の言ひければ

別れてハ又逢ふことも立ち菊の露のあさけぬるゝ袖
うあ八時そぐる比主人よ暇を告げて飛船よ乗る此船ハ備
中の國庭瀬の開運丸とて船長ハ中田徳三郎と云ふ二妓と
もよ岸邊まで送る歸さよ又來べしと言ひあぐさむるうち
よ舟ハ安治川を出でたり

(以下次號)

新柳情譜二編

小照(新橋)

秋風道人漫評稿

特其色負其才傲然慢客者東京妓流之陋習也余毎厭之
レ之新橋紅裙中求下絶無其習者則首推小照極敏慧其
侍客常欣々如適暴客酗兒衆裙皆蹙頰蝶眉顧視之

取然客倨傲蔑視賓客亦有自是不可

不知也

面亦欣々如蓋忍耐之力。有過人者也。友人某子愛熙。每二
小飲必召之。嘗謂余曰。吾之於照。非愛其色。唯愛其一團
和氣耳。余亦無間然矣。

呼呼做溫柔自，有因凜如霜雪素，非真裙釵中，有明道。
滿座春風太可人。

評云。溫和柔順是婦女第一德義。況於接客對賓乎。
彼憑恃才貌高自標置者。吾不知何意也。

阿榮（柳橋）

余嘗讀式亭
三馬所著鬚
鬚夜話載白
鬚祠官某奉
使鬚黑公儀
然不笑公命
諸臣百計解
顧某容貌益

阿榮甫十歲。容姿絕美。余竊期下異日爲狹斜狀元者。必斯
子也。內子亦愛之。每遊必拉之。然榮穎默。不言。與啞兒一
般。未嘗見其解顏矣。余與內子欲使之一笑。百方而不笑。
乃目爲離褒姒。竟舍之。後經七八年。見之。某樓榮容色豹

嚴有一人
公出金百兩請
置之某前某
可止然則榮不
嘔然大笑不
若見百金耳不
笑絕倒不知大
慧心靈舌殆易
數里

變。與余所會期一大異。余戲之曰。姐々不言。不笑。猶同往昔乎。榮微莞耳。其沈沁寡言。毫不異。幼時余歸而語之。內子。內子曰。胡瓜之始上厨也。人皆珍賞。旣長無復與尋常菜。蔬異榮亦得無類。余爲一噱。

金羽凋殘舊夢醒。憶曾柑酒訪離鶯。樊籠養汝徒勞耳。斷送三春竟不鳴。

評云。三年不鳴。一鳴驚人。此等伎倆。亦籠罩男子漢。一大圈套。然非離羈所能及也。豈學而不習者歟。

社長 成島柳北

編輯兼印刷機部 節

錦繪其容貌
冀土其心情
世多有其人
矣表裏一轍
内外同途事

舟人も心ありてや舟とめて一夜あうしの月をこそ見き

客子神清曉不眠。呻吟明石浦頭天。風光宛似楓橋句。落月飛

霜夜泊船

夜そがら寐もやらせ酒をあたためて五鷗の乾烏鵲を食ふ
味甘くして美ありこゝ肥前屋主人がはあむけに贈りしも
のあり

(以下次號)

新柳情譜二編

阿福(新稿)

渥上漁史戲稿
秋風遣人漫評

女ニ其貌而男ニ其神。體大而有機智者。出ニ于新柳妓團。其名曰阿福。福原稱福松。往牛爲某氏所贍。爲小妻治其家甚嚴。内外之事。一出於其手。主人換歟耳。本年某月。福復入。

乎可望之妓女

狹斜。余不知其鏡破之故也。新橋紅裙無虛百名。無一個機變可畏者。唯福也可畏矣。余友美木子喜與福遊。余窈卜異日必有起一大波瀾于情界中矣。易云。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福之謂乎。

比喻極妙

春艷秋芳縱可看。經來霜雪總凋殘。賞心別樣愛蒼勁。一朶水仙能耐寒。

評云。苦海情波愈深愈妙。非下經歷箇裏甘酸者殆不易言。一味平淡不異尋常婦女子。豈若兀兀坐自家宅裏。瞬殺婢子手。

小蝶（柳橋）

文大有韵致
是以神勝者

節去蜂愁蝶不知。曉庭還遶折殘枝。二州橋畔幾個莊周。情夢既醒而小蝶猶栩々然。戀春痴耶狂耶。余未能判其

水裏
見鏡中之月
風神婉約如花

是、非、也。小蝶之名。噪于明治初年。今既老。而猶與妙年妓流。爭短長。故往々失遊客之愛。蓋特其才與貌之過也。吁。三郎歸來。夕殿螢飛之日。梨園弟子無復前日嬌絕之態。而猶自欲下鍋催花鼓。以督促上春光。難矣哉。

夢裏三春容易過。櫻花蛱蝶。感情多。粉衣秋薄。西園夕冷。露淒風奈汝何。

評云。飄忽滅沒。寓意不測。蓋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使人神爽氣清。亦是一篇異樣文字。

と一立てまた冬あら咲きそめし梅の花園春めきよけり

梅の例より早くさき一を見て 氷原 芝

冬も猶あら咲きそめし梅の花園春めきよけり

遠暦の賀の屏風に富士山の歌よめと人のいひけれ

ハ 前田夏繁

ふーの嶺よ高きくらへよ若返る今年を元の慶ひちよーて

新柳情譜二編

幸吉（新橋）

秋風道人漫評
渥上流史戲稿

如蒼鷹脫轉
何等快活

幸吉自破瓜之年爲木曾氏所眷愛。潤經多年。殆與侍姫一般。故與他客疎。不知新橋有斯妓者亦多。頃歲有故。山河誓渝。舊情頓絕。曲中憫之。然幸吉天資活達。金屋海棠。

蓋非其本色。若夫水中浮萍。飄逸有致。足以稱其雅品矣。一友問余曰。脫帽解衣。槃礴飲酒之際。召侍杯杓。新橋妓中誰最好。余曰。幸吉也哉。幸吉聽之。不憚以爲貶已。然余盲。非輕老於狹斜者。必應知之。

綠珠非復石家。人紅拂未遭楊氏。賓月老於卿恩太薄。花鉢今日爲誰春。

評云。浮萍浪萍。妓流本色。固當然耳。蓋之金屋。猶彩龍養禽。人自以爲愛之。不知渠以爲苦界。諺所謂蓮草勿摘。野色自佳者。漁史得之。

小常（柳橋）

初余不識小常爲良妓也。嘗與友人品評二州妙年之妓。皆噴々稱其美且慧。不措意。余試一再招之。美則美矣。慧則。

確論精論

慧矣。然子細看來，其品位似不副夫噴々矣。余疑質諸某生。生曰：公過矣。夫二州青年妓流雖有美且慧者亦各有。一癖。非驕傲則輕蕩。非狡黠則澁鈍。而常也無癖。是以爲良妓也。余乃服焉。

河邊山盟任他成

評云：少年喜妓者誤以驕傲爲高雅。以狡黠爲靈敏。極口稱贊。便狡者益狡。傲者益傲。殊可憫笑。余嘗謂今之聘妓非以侑酒也。自卑以求憐也。妓之傲且狡。豈足恆乎。

社長

成島柳北

編輯兼印刷機部 詞

木曾義仲

佐々豊水

大木曾やれろモ山風之けしくも都の花をちらしつるうな

新柳情譜二篇

涇上漁史戯稿
秋風道人漫評

小光(新橋)

不磨之論

貌美者齎於才。才富者虧於貌。偶有才貌兼全者。則輕浮而不靜淑。余頃見一妓于新橋。而秀問之。樓主曰。是第二世小光也。余曾識其姉。亦爲有名校書。然不及光之嬌艷。敏慧。時友人寧子在座。語余曰。僕與渠姉有舊。故妹視之。且渠靜婉亦一個可憐兒。兄幸爲渠撰佳傳。余笑而諾。乃相與拉而上舟。溯流達二州。酌盡歡而別。余竊審其止無下可間然者也。方今新橋後進有名望者。素不寥々。

然下得靜淑二字者獨在斯子歟。寧子果不吾欺也。

風懷雖老未全殘。每對佳人意轉歡。江月江烟無限好。

金絃休惜爲儂彈。

評云。漁史爲校書下評語能使明眸皓齒一頓增中聲。
價不啻連城宜哉寧子之爲請之也。然小光得此佳
評恐使阿姊懊惱寧子其得無悔之乎。

梅吉（柳橋）

竹外一枝嫩蕾香動是梅花精神極妙處。若夫爛熳化雪
狼藉飛舞于鐵笛聲裏之時則與桃李何擇。梅吉蓋類於
此者歟。其初爲離騷曲中噴々稱其美譽其慧及三陸爲大
妓則名聲不如前日退立小清愛子之下甚可怪矣。賞鑑
家之言曰。梅兒沈靜寡言恬淡自甘。是以竟不得盛名。

好箇譬喻氣
韻獨絕

恐不過以暗
默爲沈靜以暗
呆痴爲幽閑

也。其或然梅吉阿久之妹也。而其天質遠出於姉之右。世必有下櫨林逋之愛者。余未識其人也。

幽芳應是避紛華。林下風香獨自誇。惜樹身殊矮小。
竹籬遮得不看花。

評云。女校書本是筵席間弄玩物。猶觀花聽鳥以欣耳目。所謂沈靜恬淡。求之良家則可責之妓流。不豈左手。其裝做靜好模樣者。可以瞞過上痴漢。而不得欺真正才子也。

○前號正誤。恕軒學人文中誠爾。ハ誠爾ノ誤。又松塘釣史詩中日註神田元。久右衛門街ノ久字ヲ脫シ又傳九區。ハ傳九衢ノ誤。

明殘るかそみの奥のうくひそひ聲も色ある物よさりける

梅開無來客

吉田正明

どめ來あハ可惜梅枝折られま一疎きも入ハ頗も一の世や

逢懸

谷口雅範

一を一に思ひうけむの厚こやりとけて今宵の夢の結とん

不忍池

勝間田潤翁

あふ事ウ忍ふみたへぬ故ありてその名や負ひ一不忍の池

新柳情譜二篇

秋涙上漁史戯稿

千代松(新橋)

状得離妓狡
黙面目逼真
何等絶妙

余見ニ二橋小鬟多是弄泥偶的痴獸女子耳偶有伶俐可喜者亦往々流於狡黠動逼客買器玩求飲食爲乞丐兒

一般模樣甚可厭也。新橋雖妓千代松才貌共富而酒間助興不讓老妓蓋爲後進領袖者。若不染惡習以至成立則領得上等勤位豈難乎哉。今夏余與友人舟遊竟日歸途衆妓皆倦或睡或默松獨快辯諺語大破寂寥使人不覺舟之達新橋諸子服其儔拔爾來每有宴會必聘ストチフ之云。粲然一笑捧觴來座客愁眉爲汝メニガ開恍看秋波漾明月。

風神應是レ在瑤臺。

評云。斯子較強人意。真個妙妓。又云。個是妓人。真面目。新柳二橋許多校書。都是驕婢悍婦。絕不下見得。這般人品。甚麼名士雅流。不過色界餓鬼。酒裏饑客。沒下一個解得。那裏道理。

僕嘗一識此
伎穢麗之語
果知其非謬
評宿筵席所謂
技倆老成豈
可畏兒之評必
有所原也

與千代松年齒相伴。容姿亦相敵者。求之柳橋則阿今一人耳。蓋千代松豐腴如牡丹。阿今纖麗如早櫻。各異風致。而能獲客之愛一也。阿今雖在雕籍。至其技倆業已老成。故艷聞徃々播曲中。大妓皆瞠若目爲可畏兒。評者或云。阿今長於舞踏。短於絃歌。故不欲爲大妓。急於求情人者。蓋謀趁早從良也。斯評果當否。

情芽雖嫩太風流。能解歡悰。能解愁生怕柳腰如個瘦。何緣禁雨又禁風。

評云。小今貌酷肖小清靈慧亦似其人。所謂梁山泊嬌賊者。宜矣。其有可畏之評也。

僕讀近人艷話。徃々及妓流一味稱贊。說美貌才情。一篇文字。不過下填幽閑貞靜婉淑貞順等陳熟語。以爲中章段上。

掩レ題讀ム。不知其爲今人爲古人爲一人爲兩人爲三千百人。譬猶三家村裏俗舞。只有一副面具也。漁史此篇用筆。活潑靈動。一篇自有一篇主意。一人自有，一人情態描來。逼真摸出入神上可比北里志平康記下可以比板橋雜記吳門畫舫錄。其他白門新柳記十洲春語。則瞠乎其後矣。昔者徘歌師其角。作吉原源氏五十四君傳。筆々變化措辭絕妙。惜文字鄙俗。語不雅馴。爲才人文士所賤。今漁史生百餘年之後。即有此著。使其角讀之。贊嘆激賞。果何如也。

己卯冬日 秋風道人識 (情譜二篇畢)

○第八十七號正誤 吉田正明詠歌中雲までの雲ハ空の誤

社長
編輯印刷兼 磯部
成島柳北

也。神廟一圓之地繁華熱鬧絲竹聲多。蓋本地之有妓數始於十數年前。徃年此地爲龍陽之巢穴。龍陽收跡酒妓代之。今則其數二十名。要品皆屬劣等。不足記也。而淫聞醜聲亦殊甚。云噫風土記所謂牛馬狐狸尙是今日現况。狹邪園神廟瀆神德亦甚矣。然居士案史云。菅公被讒時。子女有二十三人。伊呂波端歌不言乎。律義者多子矣。道德先生亦不免食色爲性乎。呵々。

遇上子云。末段一結極妙無之則一篇。理窟文章爾。

○前號正誤 新柳情譜阿今ノ詩結句何綠禁雨又禁風ハ雲。鑿雨虐不禁秋ノ誤校正ノ粗漏ナ謝ス

○稟告 新柳情譜三編ハ小西湖佳話ノ結尾ヲ待ナ載セん

トス

社長 成島柳北
編輯兼印刷 磯部 節